

讀詩札記

詩的隨想

嚴力

苦惱是詩人的財富，當好作品湧現，苦悶的價值就隨之而現出來了。但詩人面臨這種苦悶時，苦悶的技術性挑戰。所以，詩人的意義就包含了一種自我挑戰的艱苦過程，再加之文字所帶來的長年累月的鑽研，詩人就變成了一個自我修行的道士了。但在日常生活中，詩人首先是人，所以，年青時一種衝動為詩人的熱情並不能保證以後還成為詩人。詩人首先是熱情衝動的，但是他（她）又必須用理性來把熱情衝動，轉換成文字普遍的人性描寫和評價，加上文字本身的娛樂性，所以，詩給詩人帶來的生活活潑的內在意義以及生活態度。每一次大的衝擊和起伏，最後在詩人那裏沉澱為白紙黑字的詩。這是那麼地中心靜氣，你想吧，詩是文字形式中最素的一種，把文字世界人格化的話，詩就是簡單抽象且固執的道具了。詩人不斷推翻自己以前學過的才能提高，而不是推翻別人所寫的，所以，多學是詩人提高自己的一途徑。詩人有時為了詩而多情，就成了一個詩病。這種詩病是不需要醫治的，因為他（她）把自己當成一個詩的試驗品而已，就好像醫學界用動物作試驗品一樣。問題在於為了詩是否值得犧牲

時候，文燕依然是應該被團圓臭的小資產階級份子。」
坐在「不對」祇有兒女與父母對峙的界限，生在新社會的文燕姐，怎會像楊家的老老，最後還說：「就算文燕跟小楊成了夫妻，但一旦運動當頭，小楊照樣可以和她劃清界線，那是小資產階級，既然不是，又何來劃清界線呢？」
媽媽看我在大人談話時接嘴，走過來一把揪住我的手臂，另一手把我的課本練習本抓起，硬把我往房裏推。
「小孩子不專心讀書，偏要管大人的事，等我告訴爸爸，看他怎樣罰你。」
我一邊走一邊嘴硬：「明明是柳姐胡說，一定是她沒有男朋友，所以……所以……」
呼的一聲，媽媽將房門關了起來，我仍然聽見柳姐忿忿不平地呻吟。
「妳呀！妳呀！像小楊這種男人，我才看不上呢，比他好十倍的還要多呢。妳別聽柳姐說，論人，論才，論頭腦，我比得上她，論錢，論地位，我比得上她……」最後一句已經帶有哭音了。
也許柳姐要證明給我，幾星期後的一個下午，一位眉清目秀、皮膚白哲的高瘦男子來找柳姐了。這人一派紳士風度，站在門口等，而柳姐卻躲在房裏足足等十分鐘才施施然出來。
約會回來後，柳姐側臉抬眉高眉梢，一面照鏡子一面問我：「沒騙你吧？是不是比小楊強多了？」
「又很聰明，可是我不喜歡他的臉，」又紅又紅，像化了妝的演員，「女人型的傢伙。」
「他本來就是演員嘛，是在廣東粵劇團唱二胡的。」
「還是不喜歡，他的頭髮亮亮的，滑滑的，衣服穿得筆直，像給他，一定把你弄得半死。」
「誰說要嫁給他啦，胡扯。」
「那孩子，不跟你說了，說了你不信。」
「小孩子，不跟你說了，說了你不信。」
打那以後，這個白淨的男子就常常上我們家找柳姐了。大家都知道柳姐在戀愛了，所以也就不忙著給她介紹男生了。
一年過去了，文燕姐生了個兒子，柳姐的妹妹也從鄉下來她女兒的滿月。媽媽也懷了孕。婆婆來看望柳姐，也帶重了心來對柳姐說：「女孩子總是要結婚的呀，別三心兩意的，我等著喝妳的喜酒呢。」
不久柳姐就辭職不幹，說是沒有經驗照顧孕婦和嬰兒，怕誤了事。

No. 5
雙週刊
主編
加拿大華商
寫作人協會
CHINESE CANADIAN WRITERS' ASSOCIATION
P.O. BOX 72, NEW WESTMINSTER, B.C. V2L 4X9
通訊處

到第三歲那年，柳姐又回來了。她還是孤單一人，不過却不見那位白淨男子再來找她。一個月後，我終於忍不住問她，柳姐回答說：「早就散啦！幾年以前的事，還提它幹嘛。」她不願提，我也只好作罷。那時我剛升上中學，新學校新同學，一切都是新的，很快就把這事忘得一乾二淨了。不料在一個偶然的機會，又讓我知道了真相。
那天文燕姐和馬叔都來找柳姐，碰巧柳姐出外買菜未歸，他們就一邊聊天一邊，我在旁和弟弟滑滑梯，衣服穿得筆直，像給他，一定把你弄得半死。」
「誰說要嫁給他啦，胡扯。」
「那孩子，不跟你說了，說了你不信。」
「小孩子，不跟你說了，說了你不信。」
打那以後，這個白淨的男子就常常上我們家找柳姐了。大家都知道柳姐在戀愛了，所以也就不忙著給她介紹男生了。
一年過去了，文燕姐生了個兒子，柳姐的妹妹也從鄉下來她女兒的滿月。媽媽也懷了孕。婆婆來看望柳姐，也帶重了心來對柳姐說：「女孩子總是要結婚的呀，別三心兩意的，我等著喝妳的喜酒呢。」
不久柳姐就辭職不幹，說是沒有經驗照顧孕婦和嬰兒，怕誤了事。

柳姐

從柳姐來做我和妹妹的保姆那天起，人們對她的關心總是圍繞在她的婚事上。
柳姐是媽媽同鄉的一位馬叔介紹來我們的。她的第一天，剛好姨婆從香港回港遊覽，住在我們家裏。寒暄一番後，姨婆問柳姐有沒有男朋友，柳姐紅著臉，低著頭，輕輕地回答：「還沒有。」接著姨婆又問柳姐有多久，我當時嘴快，一下子就說出了來：「我知道！二十六歲。」
話音還未落，媽媽的眼睛像電光一般向我射了過來，馬上把話題拉開了。
也許我第一天就讓她難堪，所以柳姐一直說我比她好，連妹妹愛打扮，每天換二、三套衣服，害得她要多洗，她也跟著妹妹說什麼「女孩子當然要打扮啦，才不像你，整天想著要買什麼軍裝、軍褲、軍皮帶。根本不知道什麼叫做美。」
柳姐是個很愛打扮，除了住在同一層樓的馬叔（聽說在上海長大），就數柳姐最愛穿著了。她從來不穿那些常見的藍斜、灰斜或咖啡色斜布做的衣服，也不像鄉下姑娘穿大紅大綠、大花大朵的花衣裳。她愛穿一件綠色的上衣，下面配一條綠綠窄窄的褲子，足蹬一雙無帶尖頭高跟的黑皮鞋。一般婦女用的手提袋，又大又笨重，還要用手提，柳姐的黑皮手提袋，就像媽媽買給妹妹的塑料手提袋那樣，輕巧地掛在肩膊上。冬天來了，柳姐外出還要穿上呢絨大衣，圍上圍巾，有時還加上帽子才走出大門。每逢這個時候，池醫生也給柳姐比下去了，因為柳姐的大衣是外國貨。就算內衣褲和睡衣，柳姐也不同一般人那樣穿自製貨，總喜歡穿從百貨公司買回來的衣服。
開始時，我不明白為何柳姐穿得這麼講究還要當保姆，悄悄地問過媽媽，她卻被訓了一頓：「小孩子不要管大人的事，記著，千萬不要這樣問柳姐，這是不禮貌的。」後來慢慢地從柳姐和媽媽的閒談中，才知道一些柳姐的事。
柳姐是鄉下人，家裏有五兄弟，父母都過世了。柳姐已經有了男朋友，並且到了談婚論嫁的階段。柳姐的母親為了女兒的婚事，不知換了多少心，可是柳姐總不領情，不肯去見親，就是說不願意，弄得做母親的祇會嘆氣。柳姐不忍看到家人為她瞎操心，就離開鄉下投奔在廣州讀書的姨婆姨父來了。
白表姨父教書，她一個人申門子，逛公司，日子也過得很愉快。直到文燕姐結婚，她才透過一位同鄉表哥的介紹，到我們家來，看管九歲的我和五歲的妹妹。據說是因為不喜歡和表姨父的家人打交道。
柳姐跟我們從前的保姆完全不一樣，她年輕、自信，對任何事情都好像很有內行。光說燒菜好了，她從來不問媽媽要怎麼煮，總是隨她的心意做。說實話，她的燒菜手藝，確實比媽媽的高明。說到那家酒樓的酒水服務特色，她對每一家的拿手好菜都瞭如指掌，就連我們學校的老師也

一個人的真情，這個問題沒有把詩放在首位來談，而只是用一般社會價值來談。一般社會價值可以說，一個人一生不讀不寫詩也可以生活得很好，所以我們在探討詩的時候，是自身已處在詩的王國裏來談的。詩就是國王，而詩人就是臣民。那麼詩病就是一個臣民效忠國王的自然義務。
日常所經歷起來的各種情緒來源於許多方面，它們在腦中聚集，變成我們的精神狀態，詩首先描寫這種精神狀態，除了表達的技巧之外，它用平淡、幽默等等技術，作為一種生存態度的訓練，久而久之，就會克服某些事物和事件給我們人類帶來的精神壓迫。從這一點來講，詩是詩人給讀詩的人以及他（她）自己，提供出來的一種緩解人類精神的藥片。但詩又受每個詩人自我控制不健全的影響，常常太過於個人色彩，使讀者無法溝通。也正是這個原因，真正的好詩少之又少。每個詩人一生（一般來講四、五十年）出現不了幾十首好詩，有些被我們稱為大詩人的人，可能一生中只有十幾首好詩。所以，詩是詩人自己的作品比較而產生的好與差，因為我們知道每個詩人都有他自己的風格，所以兩種風格進行對比，就好像用杜

約翰·帕特里克詩選 勞美玉譯

暑假
陽光在空氣中
沿著舞臺，
與夏日的微風
相遇在街角。
孩子們盡情玩耍
在灰燼的舞臺，
奔跑的腳步敲打
音樂歡快的節拍。
六月裏奇妙的日子
掀開起已淡忘的思潮，
有壯麗活潑的曲調，
那渴望中的夢想。
日出
今天太陽
小心翼翼地爬上
慢吞吞的
懶懶過大地邊緣，
好像不能確定
世界需要
另一天。
再次確定之後，它加快速度
攀上天空，
著色於整個地平面，
新的光明的大地
再一次溫暖起來。
戀曲
屋子南邊
我房間的窗下，
紅的白的玫瑰
爬上了土牆，
在玻璃上。
這樣，
夏季的微風
掠動它們前後擺動，
又輕拍它們的頭
到窗玻璃上。
點頭又招手
向窗內的我們。
然後，
當時來臨，
它們落下了
花瓣，
紅的白的，
新的光明的大地
再一次溫暖起來。
在窗台下。
譯後記：偶然見到加拿大詩人約翰·帕特里克的詩集（JOHN PATRICK: I POEMS, INTERMEDIA PRESS LTD., VANCOUVER, B.C. 1980），其中不乏天趣，試譯幾首，介紹給《加華文學》的讀者。
一九九零年二月